

# 日本侵華內幕 (四)

## 一九一八事變陰謀

森島守人著。陳鵬仁摘譯

日本政府於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決定了局勢的不擴大和當地解決的方針。事件爆發之前，日公使重光與中國財政部長宋子文曾準備一起到滿洲，加上張學良和新滿鐵總裁內田，擬以協議根本解決滿蒙問題的方案；事件發生以後，宋子文部長也曾非正式地提議中日直接交涉案。日本政府本來是有意答允的，惟因局勢急速擴大，中國政府遂停止這個提案，並向國際聯盟和美國政府提出控訴。

### 日本政府束手無策

爾後，中國政府命令張作相、王樹常兩位將軍向日本軍方提出，要協議有關出動附屬地外日軍的撤退，和由中國當局接替維持治安的任務事宜；但日本政府却認為，應該先討論為保護在滿日本僑民之安全的基本大綱，並提出其具體綱目，雙方的主張終於沒有一致。

當時日本政府的方針和聲明，如果名實相符合地實現了的話，日本的道義立場和國際地位或許會獲得加強；可是，日本政府却軟弱無力，不能阻止第一線軍隊的獨斷越軌行爲。而且，對於現

場又全然欠缺認識，因此，政府的外交與事實遠離；當地的局勢完全與政府的方針背道而馳。朝鮮軍的越境，雖曾一度被阻止，但在二十二日的閣議，却承認了陸相南次郎的事後報告，而追認了其越境。

當有人主張為修理嫩江鐵橋要派兵的時候，對於總領事館的建議：「修理鐵橋是名目，修好以後，將假保護現場之名不撤兵；然後對齊齊哈爾日人住家投擲炸彈，以便藉保僑之名進攻；說達到保護目的後將要撤兵，是敷衍的聲明，一進去，他們絕不會退出的。對於以這些為前提之修理鐵橋兵的派遣，請慎重考慮。」政府置之不理，原封不動地重覆關東軍的形式上聲明，以致使駐劄國的外交使節大失面子。

### 無法遏止軍隊越軌

對於進攻錦州也是一樣。十一月底，關東軍依京奉線出兵錦州，我即時直接對駐外使館發出電報，可是外務省却特意拍出一奉天總領事館的電報是錯誤的「更正電報。關東軍的出動，因為奉勅命令一時停止，雖然是事實，但這祇是冬寒

在即，由於防寒衣具的準備還不够充足，中央軍部不想重演出兵嫩江出了那麼多凍傷者。雖然有此顧慮，到了十二月底，關東軍再度採取行動，於翌年一月二日佔領了錦州。

當進攻錦州被阻止時，當地的年輕軍官們皆切齒憤慨，認為是中央的不當干涉和多嘴；花谷少校更表演了痛哭流涕的戲劇性場面。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官季楠在其求訊文中言及進攻錦州時說，日本曾對美國斷言，關東軍進攻錦州的報導並非事實，但以後却實行了，而使美國懷疑日本政府的誠意。

### 國際信譽一落千丈

日本政府以為，祇要經過閣議決定，並訓令駐外機構，便能貫徹執行閣議；祇要在閣議取得陸相南次郎的承諾，萬事將如意。然而對於駐外大使、公使，只是就過去的事實反覆說明和辯解，而且與現地局勢乖離的政府聲明和提案，一再地被推翻；所以日本在國際上的信譽完全掃地。

在美國，承受幣原外相作風的大使出淵（勝次），由於照轉外務省電報，而被人們污為「撒

「說大使」；反此，很清楚內政的駐蘇大使廣田弘毅，因為不信任外務省電報，而置之不理，結果非常成功。但對於滿洲實況認識的程度，跟地理上的距離和來往者的多寡不無關係，亦即莫斯科最正確，柏林次之，國際政治舞臺的日內瓦最不行。在國際聯盟奮鬥的大使芳澤，回國途中路經柏林時由大使小幡（西吉）得悉板垣、石原的陰謀而大吃一驚。因此，想期待外交使節之適切而有效的行動，簡直是緣木求魚。

要之，若槻內閣對於事變的真相和將來的展望，自始就欠缺正確的認識，而不擴大局勢和撤兵到附屬地內為方針；惟政治力不足貫徹這個政策，所以於十二月上旬，為改造內閣而提出總辭職。

## 外交上三次反效果

在這一點，不容忽視的是幣原外相和當時外務省的陣容。幣原外相之理解華盛頓會議後的國際風潮，以及為實現它而作的努力是沒人能夠否認的事實。但他却跟中日戰爭時的陸奧宗光和俄日戰爭當時的小村壽太郎不同，他太不關心內政，在性格上太拘於形式理論了。對於滿洲幣原外交的挫折，實來自內交的失敗；照當時社會上的議論，甚至於有人批評說，幣原惹起了柳條溝事件。

幣原外相在國會的預算委員會席上，曾因為就倫敦海軍限制武備條約作形式上的答辯說，條約已經蒙皇上批准，從這點來看，國防上的安全應無問題。但，却因此引起軒然大波。現在，我想就

我親自經驗的情形作個介紹。

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我在美國工作期間，快活而好酒的幣原大使，常常跟年輕人在一起談笑。有一次一位隨習外交官談到一則滑稽故事，他說：「河那邊的雙親病急，不巧橋上有條瘋狗，橋這邊的一對年輕夫婦將怎麼過橋？」答案是吵架過去。（日本有句俗語說：夫婦吵架，狗也不咬。意思是說，夫妻吵嘴用不着別人管。這對夫妻如果吵嘴過橋，則瘋狗也不會咬他們——譯者）可是，堅持說理的幣原却說狗不咬的是抽象的吵嘴，人肉還是吃的，而並不服氣。這雖然是一場笑話，但我覺得這種形式論，正反映着幣原性格的一面，同時表現了幣原外交的一半。

幣原外交以與美英的協調為其基本方針，並堅持尊重中國合理要求的立場；惟其太重理想，無視現實，因此反而至少導致了三次的反效果。

第一次是一九二三年的北京關稅會議。這個會議一開始，日本全權代表便表明有意承認中國關稅的自主權，使美英和其他國家啞口無言，日本國內輿論也以這是自主的外交而熱烈支持。可是，當時的日本並未做能够容許中國關稅自主的準備；而且這個會議是關稅附加稅的會議，根本不必談到自主權。此種沒有限美英打招呼之日本的獨斷行動，纔是英日對於中國問題乖離的開端，可以說是其無視現實的典型。

第二次是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迫近南京、上海方面之時，在有如海濤的革命軍勢力面前，英國放棄了漢口和九江的租界，但為了通商上的關係，英國堅持保留上海的租界，為此必要時

將出兵。當時，英國曾慫恿日本共同出兵，但為幣原外相所拒絕。如果以共同出兵的方式，表示英日果然的協調，也許能够預防例如南京事件那種不幸事件的發生，更不會予田中內閣時代以政略出兵山東的口實。而拒絕共同出兵，乃是促使英日乖離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次是一九二九年，任命佐分利（貞男）駐華公使時候的同意問題。在當時對於中國公使的任命，沒有一個國家請求對方同意的，但為了討好中國，幣原外相新開了同意的慣例。這種早於實際情況一步的作法，不但惹起日後拒絕小幡公使的同意問題，並成為中日邦交上的長久癥結；而且附帶產生領事認可狀問題，譬如哈爾濱大橋總領事赴任的時候，竟引起了中國不同意其執行職務的事件。所以，田中外交如果是太重現實，幣原外交則應算是太重理想。

## 門外漢插足外務省

現在，我想就爆發九一八事變當時的外務省陣容作個說明。在壯年時代除釜山外，沒有在遠東地區工作過的幣原外相底下，次官是完全沒有遠東工作經驗的歐美派永井松三，亞細亞局長為谷正之。而且，主管遠東事務的亞細亞局，課長以下甚至事務官皆為歐美派所獨霸。這些人，在外務省自負日本外交在他們肩膀，既輕視其他部局，而一旦要外派，則規避中國，搶先前往巴黎、倫敦、華盛頓等地。這種朋黨作風和割據主義，在外務省受着很大的非難。而對中國有經驗者多在處理遠東問題的陸軍，其所以批評外務省的

對華外交爲電信外交和理論外交，並輕視這種傾向，以上述外務省的此種陣容來講，自不是偶然。

## 列強不承認僞滿國

九一八事變後，美國由於無法預測時局的變遷，和對於幣原外相等人努力的期待，而採取靜觀的態度。可是眼看日本一點也不實行公約，局勢日趨擴大，在日軍轟炸錦州後，逐漸轉變到壓迫日本的姿態。因此，美國不但遣派觀察員到國際聯盟，與聯盟同其步調，並且於一九三二年一月，正式聲明不承認以違反條約之手段所造成的情勢。這就是美國的所謂不承認主義或「史蒂文生原則」，是美國對滿政策的基本立場。

英國雖然不全面地支持美國的態度，但却也不承認日本的行動。其他的列強，尤其是中小國家之非議日本，是聯盟的經過所證明的。惟獨蘇聯這個國家，於一九三二年春天，馬占山舉兵之際，從中立的立場，一變爲禁止黑河對岸布拉哥也真斯克的中國總領事使用密碼電報；對於李頓調查團調查北滿拒絕予以方便。九月，同意在西伯利亞各地開設滿洲國領事館，更把北滿鐵路讓給滿洲國，予滿洲國以事實上的承認。

滿洲國政府聲明獨立以後，立刻開始接收海關和鹽務。當然，列國以破壞中國的行政權和侵害對外國借款的擔保權而提出抗議；但事實上又沒有什麼對抗手段，所以祇有以不可抗力而默認，郵政也是一樣。但譬如奉天郵政管理局長玻列地（義大利人），斡旋於中國與滿洲國之間，一

邊維持中國的體面，把管理局移交給滿洲國，而由中國和滿洲國雙方獲得獎狀。

這個例子，簡要地說明了微妙的涉外事項的實際作法。正在擴大軍事行動時，軍部所關心的自然會集中於軍事衝突，但缺乏國際知識的關東軍，往往輕視與第三國的關係。因此，當我們提出交涉案件時，便把我們當做第三國的代言人，甚至於時或視爲非日本國民。與此同時，軍部大多把因爲事變或軍事行動的結果，或者由此而附帶產生的事件，認爲是與日本無關之滿洲新政權的問題。這種形式的理論以迴避責任，而不能爲列國所接受。

## 在滿外人處境危險

列國以爲這是日本的責任，而不管事件之大小，統統拿到日本的外交機關來。以下我想略述主要的對外事件，我尤其要特別說明領事三浦和一的努力。三浦懇切而鄭重的應接以及流暢的英語，贏得了在奉天外國人的讚譽；所以三浦要調到蘇聯時，美英兩國的商會曾對日本政府以電報懇求他的留任。

而最使在滿外人緊張的是隨處所發生土匪綁架外人的事件；一九三二年九月，在牛莊賽馬場騎馬中的英國人波萊夫人等兩人被綁架的事件，曾轟動全世界。當時如果動用軍隊和警察來營救，反而有危害其生命的可能，但如果不施加壓力，則無法達到營救的目的。必須觀察情況和討價還價，因此日本的各機關，尤其軍部具有維持治安的責任，對於土匪事件的處理也特別熱心。在

營救前述兩個英國人時，大阪的俠客、事變後組織滿洲國正義團的酒井榮藏，毅然決然走在軍部之前，爲營救工作出了最大的力量。

## 強制接收大連海關

由於大連海關位於日本的租借地關東州內，與純粹在中國領土內的其他海關立場不同，因此如果沒有日本的同意，就是滿洲國也不敢強硬接收；而日本本身，如果公認滿洲國的接收，則將構成違反條約的行爲，所以不能同意。但剛獨立的滿洲國，其財政基礎薄弱，除非確保大連海關的稅收，很難保持獨立。因此任職滿洲國的總務廳次（亦即總務副長官）阪谷希一和外交次長大橋等人，遂暗中策劃以實力接收大連海關，並獲得關東軍的支持。

我於一九三二年六月，接到前述兩個人與關東廳的河相外事課長就接收大連海關事宜秘密進行相商的報告後，提醒大橋至少應該事先與日本政府充分商量。但自柳條溝事件以來，經常無視中央、獨斷專行的滿洲國和關東軍，自不會重視我的意見。我同時接到一直強硬反對以實力接收的大連海關長福本（大山郁夫的弟弟）開始軟化的情報，因而覺得非常難以處理。我絞盡腦汁思索怎樣不損傷日本對外立場而能解決這個問題的措施，結果發現的就是往年閻錫山在天津接收法國租界內海關的前例。

當時，以普特南·威爾筆名馳名的英國人辛布遜擔任海關長，因爲不堪閻錫山的壓迫，遂與關員背叛中央政府，將海關所有財物、設備，

交由閩錫山接收。這時，法國租界當局以對租界的治安沒有影響，並未發動警察力量，以阻止閩錫山的接收，而其他列國也沒提出任何抗議。我認爲這樣急迫時，能拯救日本對外和對內立場的，實祇有依照上述的前例，所以對大橋和河相暗示這個例子，並把事情的經過詳細電報東京。谷局長以接收大連海關爲大橋、河相所合作震關（意味着外務省——譯者）的柳條溝事件，而非非常痛恨；但以當日的情況，實在也算是不不得已的措施。

此外，在海關方面還有交付正金銀行所保管牛莊海關的積存款問題。接收牛莊海關時，大連的正金銀行支店長西（西是姓氏——譯者）曾經答應把這個保管款項移交給滿洲國；而這不但在北京、上海外交團引起問題，並且在倫敦也成爲重要的國際問題。滿洲國以西氏答允而不肯退還，於是對我對大橋強調接收大連海關時西氏的功勞，並說：「由於西氏沒有經過總行的同意，就答應把牛莊的保管金交出去，所以對總行在立場上陷於苦境，現在纔正是滿洲國報答的時候。」我這樣訴諸於人情，大橋便立即同意。大橋是個很富人情味的人，比較重義理和人情，是外務省很難得的人物。

### 拒償還京奉路借款

京奉線是英國的借款鐵路，契約裡有「如果不履行債務時，債權者得直接管理」的一項規定。事變以來，東三省政權該償還的錢還沒付，在事變之前開出去的東三省官銀號支票，因爲軍部

收押並管理該銀行，因此還不能兌現。債權者的中英公司，從上海派代表到奉天，以交涉支票的兌現，但未被關東軍和滿洲國所採納。

關東軍的理由是，一旦對外國商社同意支付東三省政權所發行的支票，奉天中國銀行所保管東三省政權的存款，將全部用上述的方法提出去，因而就失去軍部管理銀行的意義；但實際上是想拒絕支付償還的款項。我指出拖延支付時，中英公司很可能掌握鐵路的管理權；同時對中英公司勸告休想對於支票的支付，另謀以其他方法獲得現款，而爲其所接受。

又乘這個機會，就將來的償還金，簽訂了以山海關爲界，依英里的比例，奉天與山海關間的部份，由「滿洲國」來負擔的協定。

### 美國要求重開電信

美國無線電公司，因爲與中國政府交通部的契約，而跟滿洲無線電臺之間有無線電的通信；惟因軍部扣押無線電臺之後，一直斷絕。於是美國派代表來奉天，折衝重開其通信；但實際上要重新開始通信的話，唯有以「滿洲國」取代中國政府交通部簽訂新契約。可是美國因爲不承認滿洲國，而堅決要求履行與中國交通部的老契約，反此，滿洲國却主張重新與「滿洲國」訂新契約，契約中要使用「滿洲國電信局」這個名稱。而我所提出的折衷案——「東三省電信局」案，也未能獲得雙方的同意。最後由我表明這不過是規定美滿間通信關係的協定，滿洲國無意把它利用於承認滿洲國的問題，懇談結果以「滿洲國電信局」新

訂契約，恢復了美滿間的無線電通信。

### 張學良政權的賬款

發生事變當時，外國商社（包括日本人）對於張學良政權的未付餘賬一共一千一百件，總額達一千二百萬元以上。其大部份爲有關兵工廠的錢，如果因爲張政權離開滿洲而不付的話，可能有多人會破產，因此成爲很大的問題。於是總領事館搜集一切資料，先後與奉天省政府和滿洲國財政部折衝結果，並考慮商人對除賬自始就預料某種程度上的倒賬，而終於使對方同意分爲兩年，以現金和滿洲國公債各半來支付。

對此，日本商人以這是因爲日方的努力而獲得解決，所以提出對日商優先支付和支付更多現金的要求；但總領事館却堅持日人、外人絕對平等辦法；同時請滿鐵等巨額債權者自動放棄現款的支付，以其現款改支給日本的中小商人，以救助其窘境。

這些問題，如果只從解決後的現象來看，好像沒什麼。其實在軍事行動進行中，和非常反對外務省的氣氛之下，爲內外的折衝，既需要很長的歲月、忍耐和臨機酌量的裁量和判斷；至於其解決，都花費了好幾個月的時間。

### 要利用李頓調查團

計劃九一八事變的軍部人士，並沒有特別考慮到當時的國際情勢來行事；但從客觀情勢來看，對於日本來說，這是最後的時期。發生事變沒多久，英國的首相麥克唐納面對空前的金融危機

，與其多年來的政敵保守黨合作，組織聯合內閣，斷然停止金本位制；在美國，胡佛總統對經濟恐慌所採取的對策並沒有產生效果，而正是新任總統羅斯福推行新政之時；蘇聯國內，接二連三地發生農民暴動，處於動盪不定的時代。是即關東軍之沒受任何牽制，能按照其所擬定計劃行事，乃由於這種國際情勢的結果；但關東軍却以為這是日本國力的發揮，絕沒想到國際制裁的可能性。

可是到了滿洲問題在事實上已成爲國際聯盟的議題，關東軍便不能不關心。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國際聯盟決定派遣對華調查團的計劃，原是日本提議的。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對於在日內瓦的日本代表團來講，是突然冒出的事件；加以前述日本政府的態度，日本代表團確實面對着難以想像的困難。在另一方面，國際聯盟本身，對於錯綜複雜的中日關係，特別是李頓調查報告之所謂「在世界其他地方所沒有過的滿洲特殊局勢」毫無認識，而對於這種特殊局勢用之普通文明國家的世界尺度，自然會有許多問題。

由於這種現實，外務省乃決心要使國際聯盟對中日關係和滿洲問題具有正確的實際認識，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遂對於日本政府之擬邀請聯盟調查團案表示贊同。在第一線的我們之所以贊成調查團來訪，並不是期待它的調查會有什麼結果，而是認爲如果有五、六個月時間，列國的對日空氣可能緩和些；在這期間，日本政府或能重新檢討對事變的方策。

### 惡補提出不實資料

一九三二年一月，以李頓爵士爲團長，法國的克勞德將軍、美國的麥考益將軍、德國的希尼博士和義大利阿爾特洛萬第伯爵的人選一決定，東京和滿洲便開始進行各種準備。爲了統一日滿雙方的說明，大家遂日以繼夜地忙於資料的整理，擔任問題的人選，製作和翻譯文件等等，尤其致力於滿洲官民和在滿日人的指導，拼命地「惡補」。在這過程中，最成爲問題的是，如前面所說，是爆炸鐵路與南行列車通過時間的關係，並強詞奪理地決定了「由於爆炸地點的距離很短，所以列車歪着徐行而通過。」其次，因爲反日、反滿份子的策動，深怕調查團一行的安全發生問題，事先都有所準備；而實際上，調查團一行來滿之際，在大連也確曾經發現過暗殺計劃。與此同時，知識階級的滿人對於調查團的期待很高，知識程度低的一般滿人又對西洋人具有強烈的畏敬之念，所以軍方的宣傳班便拼命張貼「聯盟不足怕」的傳單，惟這些傳單文字挾有些平假名，而一般滿人却祇檢讀漢字部份，因此把這傳單讀成「聯盟足於懼怕」，而鬧成笑話。

### 企圖串演綁架團員

隨調查團一行的來訪，又引出兩三個問題。一個是他們來滿以後，將使用京奉線的貴賓車，並要把它當做他們在滿期間的宿舍案。滿洲國當局認爲這是對於獨立國家的最大侮辱而極力反對，但這個案，因爲日本的斡旋而停止。其次是中

國方面的隨員顧維鈞博士的來滿問題。顧博士曾經批評滿洲國爲偽國，因此如果在日本之行政區域的關東州和鐵路附屬地滿洲國對顧無能爲力，但祇要他一插足滿洲國的領土一步，則將予以逮捕。

對此，調查團表示將不來滿洲的態度，而使德惠調查團前往滿洲的日本政府進退維谷。陸軍對滿洲國當局曾有所指示，但次長大橋却一直不肯同意，而令外務省對大橋束手無策。爲此，關東軍橋本參謀長曾甚至於想對大橋採取某些行動；惟顧博士自動表示他將出去附屬地外而獲得解決。最可笑的是，隨從該一行的外務省某高官，爲顯示日本陸軍的威嚴，曾提議在奉天舉行大規模的閱兵；這還不要緊，他更建議一行自山海關到滿洲的路上，令土匪綁架這一行，然後由關東軍來營救。對這一措施竟連板垣參謀也不禁苦笑。當然，我即時拒絕了轉達他的建議，可是他却揚揚得意地對板垣提出，這不是很可笑嗎？

### 調查工作避重就輕

調查團一行於五月二十一日抵達奉天；我於二十三日跟他們初次會面。這一天，主要是應李頓爵士的質問，說明中村上尉事件和在滿共產黨的問題。調查團繼而與司令官本庄以下陸軍軍部會見，然後前往北滿。結束北滿的調查以後，於六月中旬再度來到奉天，此時我連續四天，從上午十點到黃昏跟他們長談。

李頓爵士在印度經驗過殖民地行政；德國的希尼博士是殖民問題的權威；美國的麥考益將軍

具有佔領古巴時的軍政經驗，而且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的時候，他曾由菲律賓送來救援物資。除此而外，以研究滿洲問題馳名的美國奧達·楊博士等十四、五名以上的隨行專門委員也都出席會談，因此他們所提出的疑問，包括中日間的基本條約、滿洲的政治地位、中日間的政治經濟關係等基本問題，軍方演習的例行、商租、課稅的實際情形等排日問題，以及鐵路附屬地與中國街的電信、電話、自來水等聯絡，柳原農場、十間房陸軍用地等小問題。

綜合地來看，調查的對象似不在查明中日兩國的责任，而在弄清楚惹起九一八事變的幕後關係和歷史背景；所以，對於炸死張作霖和炸毀柳條溝鐵路的責任等微妙問題，也就避免深入。惟當時我們對於錯綜複雜的中日問題，尤其是立於特殊的歷史、政治、地理關係的日滿關係，處之以世界一般能通用的普遍觀念；不過從現在看來，調查報告特別是解決方策方面是相當中肯的。

### 內田康哉破壞體制

與調查團前往滿洲之計劃的同時，在當地建設新國家的運動忽然激烈起來；是即關東軍希望在調查團來到滿洲之前完成滿洲的建國，在調查團向聯盟提出報告書以前，由日本政府承認滿洲國，以製造既成事實，俾使日本立於堅定不移的地位。對這，外務省以為，滿洲國的獨立雖然是不得已，但最好能延緩日本政府對她的承認，以保持調查團的面子；而調查團本身對日本也這樣表示。惟調查團還在遠東時就發生五·一五事件

，尤養內閣因之垮臺。而繼任的齋藤（實）內閣的外相人選正在傳聞時，我接到了外務次官有田（八郎）用館長符號的極機密電報。所謂館長符號電報，就是要館長親自解譯暗號，內容不能告訴其館員的電報；這是「外務省對滿鐵總裁內田發出館長符號電報，即時轉告總裁一定要親自解讀」的訓令，同時命令「轉達內田總裁之就任外相，係外務省全體員工一致之願望，請他務必惠允」。由於很急，因此我用電話向內田總裁報告；惟他耳朵很重聽，而他的秘書同時會為外務省名人的杉本重道老人也是一樣。所以我很耽心是不能把話傳到，結果內田瞭解了。外務省的意思好像是，想請在滿洲第一線與關東軍接觸比較多的外交界大前輩做外相，以便牽制軍部。事實上，在爆發九一八事變沒多久以前來到滿洲的他，就

非常掛念當時的日滿關係。譬如來奉天做上任拜訪時，便與中國方面人士大事聯歡，很熱心於打開局面。

奉天總領事館宴會之時，總裁內田與參謀長榮臻意氣相投，再三互相乾杯，榮臻說迨至翌日的內田總裁歡宴，他起不了床；內田用在北京學的拙笨中國話，與榮臻交談。內田大概很喜歡當時的氣氛，因此一再要求給他寄去宴會時所拍的照片，惟照片還沒洗好之前，就發生柳條溝的衝突了。可是，發生九一八事變以後的內田總裁，竟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一就任外相，便向李頓爵士表明將要承認滿洲國，而令調查團非常失望；日後他更公開倡說所謂焦土外交，是以啓開破壞華盛頓體制之端的，竟是負責簽訂華盛頓條約和非戰條約的內田康哉這個人。（未完）

## 編輯報告

### ·編者·

△旅美學人名作家曹志源先生的自傳「少年行」，自四月號起在本誌連載，曹先生以嚴謹的筆法，忠實的寫他五十多年來的所見所聞。許多可貴的史料和軼聞，出現在曹先生的筆下，生動翔實，值得一讀再讀。

△名記者汪清澄先生所寫「體壇鬪士牛炳鎰」，着墨不多，却已將堅守崗位畢生奉獻體育的牛炳鎰教授對國家社會的貢獻作了簡要的報導，讀來令人深切感動。

△歐茵西教授，以嶄新的觀點及不同的角度，剖析俄會安德洛波夫的逝世及其功過以及繼任人查能柯可能展現的局面，全文抽絲剝繭，鞭辟入裡，值得細讀。

△袁守成先生「農政憶往外一章」（下），張宗昌外傳（七）以及王覺源教授，王承彬先生等的大作，均因排校不及，延至下期續刊，敬請讀者期待。